

外國文學評論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01 2022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主办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

外國文學評論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2022 年 第 1 期
总第 141 期

外國文學評論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季刊

2022年 第1期

主 编 梁 展

副主编 严蓓雯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中忱 王宗琥 陈众议 陈敏华

陈 雷 陆建德 张京华 张箭飞

钟志清 徐德林 秦海鹰 梁 展

黄燎宇 程 巍

主管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出版单位: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编 辑: 《外国文学评论》编辑部

地 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 100732

电 话: 010-85195583 (周二、四)

投稿网址: www.literarycritik.com

电子邮件: wenping@cass.org.cn

印 刷: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订 购: 全国各地邮局

邮发代号: 82-325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ISSN 1001-6368

CN 11-1068/I

本期出版日期:

2022年2月18日

外国文学评论

何处是“京师”

——高丽诗文中的“天下”想象与秩序变迁 张春海(5)

“陌生人的国度”: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美国文学中的考古、印第安人与空间政治

..... 周 铭(32)

万劫终归韩国士，一生窃附孔门人

——存亡之际的《秋潭别集》 张京华(69)

“国中有人”：越朝诗文中的冯克宽形象 刘玉珺(85)

可见的隐形：《基列家书》与《家园》对肤色色盲论的讽喻 汪小萍(105)

从卢克蕾提娅到狄多:

维吉尔与古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政体危机 王承教(123)

从共和倾向到国家派

——论马韦尔英荷战争诗歌中的政治认同转变 崔梦田(142)

施蒂弗特小说《晚霞》中物的显现与意义 冯亚琳(163)

江戸兰学以“哀”释“悲剧”考 斯 维(175)

回答这个问题: 爱米丽亚为什么死? 张 辉(191)

“奇情”美学的现实批判

——巴尔扎克《金眼女郎》中的身体书写 沈亚男(209)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其下属分会新任职人员名单 (237)

《外国文学评论》来稿须知 (修订版) (239)

编后记 (240)

CONTENTS

Where is the “Jingshi”?:

The Change of Imagination and Order of “The World” in Koryo Poetry
 Zhang Chunhai (5)

“Stranger People’s Country”: Archeology , Native Americans , and the Margin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during the Turn of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Zhou Ming (32)

A Collection of Essays Written by Tian Yu , Published before and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Korean Dynasty Zhang Jinghua (69)

“Talents in Annam”: The Making of Feng Kekuan’s Image in Vietnamese and Korean
 Literature Liu Yujun (85)

The Visible Absence: An Allegory of Racial Color-Blindness in *Gilead* and *Home*
 Wang Xiaoping (105)

From Lucretia to Dido: Virgil and the Concerns for Polity in Late Roman Republic
 Wang Chengjiao (123)

From the Republic to the Country Party: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Identities in Marvell’s
 Anglo-Dutch Poems Cui Mengtian (142)

Appearance and Significance of Things in Stifter’s *Der Nachsommer* Feng Yalin (163)

On the Rangaku Interpretation of “Tragedy” with “Aware” Si Wei (175)

Answering This Question: Why Does Emilia Die? Zhang Hui (191)

From “Impossible Loves” to Critics of the Reality: Body Writing in *The Girl with the Golden Eyes*
 of Balzac Shen Yanan (209)

施蒂弗特小说《晚夏》中物的 显现与意义^{*}

冯亚琳

内容提要 奥地利作家施蒂弗特的《晚夏》堪称一部具有时代特征的“恋物”小说。本文聚焦《晚夏》中物的聚集、秩序和意义，分析“物”在该小说中的印记、审美和文化意义。小说所展演的对物的搜集、整理和观察表达了十九世纪中叶德意志市民阶层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人们一方面渴求把握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世界，另一方面又试图从中解读出符合自身文化诉求的审美意蕴。然而，一旦人的故事变成了物的故事，而物的故事又成为符码和理念，当下与过往、内部与外部之间的界限就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日常的艺术化和世俗的理想化。

关键词 施蒂弗特 恋物 符码 抽象 精神绝对主义

德国文化学者哈尔特穆特·博姆在《拜物教与文化》中称十九世纪是“物的世纪”（das Saeculum der Dinge）^①。在历史主义的苍穹之下，不仅公共博物馆、图书馆和各类展览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不同的城市和地区，而且民间的收藏热也日益高涨，使得物的大规模聚集成为这一时期的标志性现象；另一方面，工业革命进程的加速，也导致大量的“人造制品”（künstliche Dinge）进入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大型商场的出现更使得作为商品的物（比如在精心设计的橱窗中）近乎展示为圣物。^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德语文学迎来了一个特殊的“恋物”时期，

* 本文为四川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重点项目（SISUWYJY201905）的阶段性成果。

① Hartmut Böhme, *Fetischismus und Kultur. Eine andere Theorie der Moderne*,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2006, S. 17.

② See Hartmut Böhme, *Fetischismus und Kultur. Eine andere Theorie der Moderne*, SS. 17 – 18.

它生发于比德迈耶^①时期，在诗意现实主义时期达到高潮，具象的物质世界在文学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展演。^②十九世纪中叶最活跃的德语小说家之一阿达贝尔特·施蒂弗特（1805—1868）在小说《晚霞：一个故事》（后文简称《晚霞》）中通过人物之口表达的“敬畏原本之物”^③可以被视为最具时代特征的“恋物”宣言。

《晚霞》出版于1857年。从文学史上讲，小说诞生的时期介于比德迈耶和诗意现实主义之间；从社会史上看，《晚霞》诞生于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它以文学方式所建构的乌托邦式“美好世界”不应仅被视为“一部纯粹的艺术产物”^④，因为小说长达十年之久（1847—1857）的成书史不可能与作者所处的社会生活没有关联。因此，施蒂弗特反对把他的这部小说当做“联姻”小说和“一个过时的爱情故事”^⑤来读，强调这是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政治社会世界”^⑥所做出的反应“在这部作品中，我省去了一种成熟的阳刚之气，取而代之的是平静，而它的简约则是我们诗歌艺术所面对的装腔作势和衰变的反面。”^⑦十九世纪上半叶，作为“迟到的民族”（verspätete Nation），德意志国家的社会矛盾不仅没有随着拿破仑战争的结束而有所减弱，反而被进一步激化。在不期而至的工业革命和全面复辟的专制统治的社会环境中，德国市民阶层及其知识分子代言人的政治态度明显划分为两种：一类希望通过斗争改变现状，另一类则在经历失望之后逃避到田园牧歌式的家庭生活中。与此相应，这一时期的文学也向着两个方向平行发展：一个是以“三月革命前”文学^⑧为代表的政治化倾向，另一个便是试图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快乐和满足的比德迈耶文学。作为后者的代表性作品，《晚霞》不仅讲述了一个美好而温馨的故事，而且营造出一派平静祥和的氛围，但在完美的背后，读者却感受到某种淡淡的忧伤，因为在充满危机和变数的

① 比德迈耶指的是那种心满意足、循规蹈矩的老实人将秩序、安全、舒适当作生活理想的心态和精神。

② 比德迈耶时期（1815—1848）和诗意现实主义时期（1850—1890）以及后文的“三月革命前”文学（1835—1848）均为德语文学时期划分概念，它们均属于德语文学的现实主义阶段（1815—1900）。

③ Adalbert Stifter, *Der Nachsommer*, München: Winkler, 2005, S. 614.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Nachsommer”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④ See Uwe-K. Ketelsen, “Stifter: Der Nachsommer”, in Ernst Ribbat, hrsg., *Interpretationen: Romane des 19. Jahrhunderts*, Stuttgart: Reclam, 1992, S. 325.

⑤ Cornelia Zumbusch, “Der Nachsommer”, in Christian Begemann und David Giuriato, hrsg., *Stifter Handbuch*, Stuttgart: J. B. Metzler, 2017, S. 99.

⑥ Uwe-K. Ketelsen, “Stifter: Der Nachsommer”, S. 325.

⑦ Adalbert Stifter, *Brief aus Linz an Louise Freifrau von Eichendorff vom 17. 7. 1858*, Stuttgart: Reclam, 1992, S. 325.

⑧ 这一流派的作家政治化倾向明显，主张要用文学创作唤醒民众，争取民主权利，实现政治改革。相关内容详见任卫东、刘慧儒、范大灿《德国文学史》（第3卷），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318—327页。

时代背景之下，圆满和完美既为反讽，也是哀歌。两者结合成为一面棱镜，折射出这一时期市民阶层所追求的价值观和审美观，而体现这一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则是小说所展演的一系列文化主题，诸如教育、家庭、身体观、日常生活、爱情^①等，也包括本文所讨论的重点“物”。事实上，《晚夏》堪称以文学方式言说物的典范。这不仅是因为小说中充斥着大量对各式物件的描述——作为集合名词的“物”（Ding）在小说中出现的频率之高也堪称德语小说之最^②——也不仅在于人物之间长篇累牍、不厌其烦的关于物的对话，还在于为了凸显物的核心地位，小说采用了“去主体化的叙述方式”^③，无怪乎研究者认为施蒂弗特是十九世纪中叶表现出“最明显的文学拜物教立场”^④的德语作家。本文以此为出发点，解析“物”在小说《晚夏》文本层面上的展演，进而探析生发于十九世纪中叶的这一特殊的文学“物恋”的审美与文化意义。

一、“物”的聚集

《晚夏》对物的展演首先始于对物的收集。收藏几乎是小说中所有人物^⑤共同的喜好，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有着收藏癖的人都出身市民阶层，这不仅包括自称从小就是“物的真实朋友”（*Nachsommer*: 24）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海因利希和他的商人父亲，更包括海因利希在野外考察避雨时偶遇、后来成为其精神之父的李飒赫男爵，后者虽拥有贵族头衔，但他原本出身于偏远地区一个小市民家庭，其功勋贵族头衔（*Leistungsadel*）是他在职业生涯中通过建功立业而获得的。小说末尾李飒赫过继了他初恋女友玛蒂尔德的女儿娜塔莉亚之后自豪地宣称：他从此重新回归了市民身份（*see Nachsommer*: 700），这一幕体现的正是李飒赫对自己市民身份的认同。由此可以明确，本文讨论的并非

① 关于小说的爱情主题，详见冯亚琳《施蒂弗特长篇小说〈晚夏〉中的爱情与激情》，载《德语人文研究》2020年第2期，第25-29页。

② See Christian Begemann, „Realismus und Wahrnehmung der Dinge: Adalbert Stifter“, in Susanne Scholz und Ulrike Vedder, hrsg., *Handbuch: Literatur & Materielle Kultur*, Berlin und Boston: De Gruyter, 2018, S. 258.

③ Katharina Grätz, „Realistische Realien. Zur Zeichenfunktion des Gegenständlichen bei Adalbert Stifter“, in Moritz Baßler, hrsg., *Entsagung und Routines. Aporien des Spätrealismus und Verfahren der frühen Moderne*, Berlin: De Gruyter, 2013, S. 127.

④ Christian Begemann, „Realismus und Wahrnehmung der Dinge: Adalbert Stifter“, S. 258.

⑤ 这里的“所有人”虽不排除女性，但由于女性在小说中处于从属地位，她们与物的关系或仅在男性的言说中得以展现，或遵循的是男性的建议，包括玛蒂尔德也是在李飒赫的指导下修缮自己的施泰因庄园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关于物的话语属于男性话语。

普遍或者抽象意义上的物，而是小说体现出的十九世纪德国，尤其是当时市民阶层对物的态度与理解。

德尼丝·维尔德在《物的收藏：探究一种文化技术》中指出，自十八世纪起，收藏在德语国家经历了一场“普及与民主化”的过程。^①这一倾向在十九世纪的进一步发展与德意志“有教养的市民阶层”（Bildungsbürgertum）追求的“修养理想”（Bildungsideal）不无关系。^②回溯修养这一概念的生成与发展，可以发现其涵盖的“塑造”、“教育”和“成长”三个基本含义^③虽没有太大的变化，但不同于魏玛古典时期建立在“整体人”（der ganze Mensch）基础上的人文修养和浪漫文学以诗为终极目标的精神追求，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将目光由远方转向私人生活领地，即住宅与庭院，而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成为人们自我教育的最佳途径和工具。^④小说中，几位男主人公都热衷于收藏，他们收藏的类别也大致相同：图书、油画、雕塑、珠宝、大理石等。如果说这些收藏品都因其稀有性而产生“吸引力”^⑤，那么其“交换价值”、“实用价值”^⑥和“观赏价值”^⑦则是选择收藏品的基本原则。海因利希的父亲就教导儿子说，他只收藏珍稀的古画，因为“一旦需要，便可以把这些画卖掉”（*Nachsommer*: 13）。由此可见对于十九世纪具有经济头脑的市民阶层而言，物的商品特性已不言而喻，而学会经营更是青年人必须习得的基本生活能力，海因利希从小就被父亲要求学会管理遗产和处理日常开销（see *Nachsommer*: 20 – 21）。相对于保值或者盈利，实用与否更是市民生活观的组成部分，否则很难解释叙述者在介绍父母和李飒赫的房间布局和摆设时为什么会不厌其烦地用“有用”和“实用”等字眼来评判。除了“交换价值”和“实用价值”，物的审美价值也是十九世

① See Denise Wilde, *Dinge sammeln. Annäherungen an eine Kulturtechnik*, Bielefeld: transcript, 2015, S. 51.

② See Denise Wilde, *Dinge sammeln. Annäherungen an eine Kulturtechnik*, S. 52.

③ 详见谷裕《德语修养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页。

④ 由于十九世纪中叶的德国仍旧处于政治形态分裂的状态，市民阶层所建构的民族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身份。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十八世纪末人们对于民族文化的追求逐渐被文化民族所替代。这里只是间接涉及这一问题，即比德迈耶时期的恋物从日常开始，最终通向对物的文化阐释。

⑤ Johannes Endres, „Vorwort“, in Johannes Endres, hrsg., *Fetischismus. Grundlagentexte vom 18. Jahrhundert bis in die Gegenwart*, Berlin: Suhrkamp, 2017, S. 22.

⑥ See Walter Benjamin, „Das Passagenwerk“, in Johannes Endres, hrsg., *Fetischismus. Grundlagentexte vom 18. Jahrhundert bis in die Gegenwart*, S. 191.

⑦ Gudrun M. König, „Das Veto der Dinge. Zur Analyse materieller Kultur“, in Karin Priem, Gudrun M. König und Rita Casale, hrsg., *Die Materialität der Erziehung: Kulturelle und soziale Aspekte pädagogischer Objekte*, Weinheim und Basel: Beltz, 2012, S. 23.

纪中叶市民物质文化观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① 比如，若说在阅览室的正中央放置“一张大桌子”（*Nachsommer*: 80）是为了方便人们能在上面展开大幅地图，那么在客房里放置一个“对于这样一个房间已不常见”（*Nachsommer*: 68）的摆钟则无疑是因其审美和观赏价值。

与收藏品出现频率相匹配的是各式各样收纳或者陈列这些物件的容器，小到匣子，大到专用房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被称为“玫瑰屋”的两个展厅，其一是大理石收藏室，其二是画廊，住宅俨然成了私人博物馆。小说描写的这一现象与十九世纪在德意志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的博物馆和档案馆相呼应，但这类场所的意义却相当多元：十九世纪市民阶层建构民族文化的热情逐渐演化为对民族文化记忆的追求，而对于指向民族历史的物的收集和储存显然是为了满足这种文化记忆和民族身份建构的需求。不仅如此，器物在成为展品的过程中获得了显而易见的核心位置，继而将作为收藏者的人置于自己的包围之中，使得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发生移位。本雅明就曾对此现象评说道“并非器物因内化于收藏主体中而变得鲜活，而是收藏者本人居住在了这些器物中。”^②

但不能否认的是，收藏在唤醒记忆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肯定了遗忘的绝对性，正如皮埃尔·诺拉为了区别记忆与历史的不同所指出的那样“随着传统记忆的消逝，我们愈发感到有责任把曾经存在过的事物的遗迹、文献、图像、谈话、可见的符号等加以收集积累，仿佛要让这些不断增生的材料成为向某个无以名状的历史法庭提供的无以名状的证据。”^③ 从这个意义上讲，收藏指向的是缺失，因为物化将记忆加以外置的过程本身就是“遗忘过程”的展现。^④ 李飒赫显然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他一方面热衷于对器物的收藏，另一方面也不断抨击当下社会遗忘了或甚至是不了解古代创造物的美，致使先人未曾完成的教堂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显得格格不入，“我们不再能够感受它们，或许还会弄些丑陋的祭坛画去糟践它们”（*Nachsommer*: 94）。他认为“在我们之前，曾经生活着很多深刻的人”（*Nachsommer*: 94），因此主张现今应当向古代学习：

我们不仅能够——假如观察我们先祖的成就，还有公元前懂艺术的人们

① See Walter Benjamin, „Das Passagenwerk“, S. 191.

② Walter Benjamin, „Das Passagenwerk“, S. 396.

③ Pierre Nora, *Zwischen Geschichte und Gedächtnis*, Frankfurt a. M.: Fischer, 1998, S. 23.

④ 详见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段》，渠敬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42页。

外國文學評論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ISSN 1001-6368
CN 11-1068/I
邮发代号: 82-325
国外代号: Q1139
定 价: 35.00元

ISSN 1001-6368



9 771001 636222



投稿网址: www.literarycritik.com